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目錄 1

書 名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目錄索引

出版者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北京文津街七號)
策 劃	華 典
主 編	黃夏年
責 編	李陽泉
整體設計	紅螞蟻工作室
出版日期	二〇〇六年十月
開 本	十六開
冊 數	五冊
印 刷 者	鐵成印刷廠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
裝 幀	豪華精裝
定 價	三千元

未經授權 不得翻印

出版說明

一九四九年以前，學術界和佛教界先後出版佛教刊物達百餘種之多，重要的有《內學》《海潮音》《微妙聲》《威音》《世間解》《中國佛教會公報》等等。這些刊物分散在各地，且不易看到。此書邀請國內知名佛教學者組成強大的專家隊伍，歷時兩年，收集了一百四十八種珍稀民國佛教期刊，合編成二百零九卷。（含目錄索引五卷）為研究者提供基本材料。

在這些刊物的收集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國佛教文史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等數十家機構的大力支持。同時，還得到了部分民間藏書機構和藏書家的支持。在此，我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為了保持資料的完整性與真實性，給學術界提供當時佛教界基本研究資料，本書采取了原版影印的方法，提供學術界使用。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二〇〇六年十月

使用說明

一、爲了方便檢索并適用於不同的讀者群，此書提供了篇名和作者姓名索引，分別以音序、筆畫爲序，與總目錄合編成五卷。由于時間關係，讀者所看到的索引是以音序方式排列的，以筆畫爲序的索引可以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日後登陸 www.hdbook.com 下載。

二、爲了方便讀者快速而有效地了解所收期刊內容，我們對每種期刊提供了簡要說明。置于總目錄前。

三、由于此書中部分資料到來時間較晚，而前期編印工作已經提前完成，因此，此書之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六卷以補編形式呈現給讀者。

四、民國時期，造紙、印刷技術處于一個過渡期，紙張、裝訂質量相對較差，頗難保存。那時的期刊保留至今，個別的已經難以辯識。本書在收集這些資料時，考慮到要爲學界提供更爲豐富的資料，因此，將相對難以辯識的部分也進行了精細地加工，一并收入。以便讀者窺其大略。

編者

本書編輯委員會

封面題字：

任繼愈

顧問：

本 煥 淨 慧 惟 賢 傳 印 星 雲（中國臺灣）
淨 良（中國臺灣） 根 通 黃 心 川 湯 一 介 方 立 天
杜 繼 文 樓 宇 烈 楊 曾 文 李 志 夫（中國臺灣）
藍 吉 富（中國臺灣）

策 劃：

華 典

主 編：

黃 夏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社長）

編 委：

永 信 永 壽 惠 敏（中國臺灣） 昭 慧（中國臺灣）
怡 學 純 一 明 海 宗 性 道 堅 可 祥
聖 凱 印 順 堅 意（中國臺灣） 方 廣 鎔 李 富 華
張 新 鷹 陳 兵 孫 昌 武 葛 兆 光 洪 修 平 麻 天 祥
王 雷 泉 魏 道 儒 譚 世 寶（中國澳門） 黃 運 喜（中國臺灣）
菅 野 博 史（日本） 末 木 文 美 上（日本） 班 班 多 杰 鄧 子 美
黃 夏 年 吳 平 吳 言 生 何 建 明 溫 金 玉 邢 東 風
樸 永 煥（韓國） 王 榮 國 龔 隼 劉 元 春 夏 金 華
闕 正 宗（中國臺灣） 紀 華 傳 何 孝 榮 王 聯 章（中國香港）

前 言

在中國歷史上，民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因為這一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原有的封建制走向共和制的轉捩點，整個社會不管是在社會思潮，還是行為觀念，乃至人們的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其中，對人們影響最大的還是思想觀念。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有了更深的感受，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未來，必須是科學技術和思想觀念都要發生改變，於是在整個中國發生了像“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

就在這一時期，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也發生了巨變。佛教是外來的印度的宗教，於西元前後傳入我國，之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初傳學習的階段，再到隋唐時期的創宗立教的中國化階段，最後進入了宋元明清的世俗化與衰落的時期。民國佛教是明清佛教的延伸，這一時期佛教的特點是，理論創新不出，佛教人才不濟，整個教團缺少朝氣、觀念保守，被人們形容成為“死人”服務的宗教和用來驅“鬼”的宗教。面對整個中國佛教萎靡不振的情況，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中國佛教界的有識之士開始奮起直追，他們提倡佛教改革，開展興辦教育與發展文化的活動，重新發揚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之一的重視佛教文化事業的精神。中國佛教界融入時代潮流，始終把傳承文化、促進文化交流與發展視為己躬大事，在民國時期做出顯著成績。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我國兩岸四地（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日本、新加坡、緬甸等地的佛教團體創辦的漢文佛教期刊近二百種。

民國時期出版的佛教刊物很有特色，主要表現為數量多、參與面廣、內容繁雜、有個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種不同勢力和不同組織的要求，因此很值得研究。就數量來說，百年來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臺灣著名學者釋東初法師曾在其著的《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談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出版物的情況：“我國佛教發行各種刊物，首推民國元年之《佛學叢報》，而歷史悠久者，則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歷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週刊、日報，全國各省各縣不下數百種……。”東初法師在書中列出了五十五種佛教期刊，但在筆者所掌握的目錄中，有名可考的達一百八十種，這個數目幾為今天大陸和香港、臺灣等幾個地區

的佛教刊物總和。這次我們出版的刊物一共收集了一百四十八種，是充分調動國內各大館藏資源及民間收藏所得之碩果。

就參與面講，主要反映在：一是佛教界辦刊物和辦文化事業的熱情高，許多寺廟都獨立自主地創辦佛教刊物，像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佛教刊物有：《新佛教》、《佛光》、《佛化新青年》、《弘法社刊》、《佛化策進會會刊》、《弘慈佛學院年刊》、《三覺叢刊》、《正覺雜誌》、《大佛學報》、《法海波瀾》、《現代僧伽》、《現代佛教》、《人海燈》、《三教月刊》、《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佛教與佛學》、《漢藏教理院立案檔彙編》、《佛教公論》等等，就是相關的寺院創辦的刊物。二是一些佛教團體或組織熱心辦刊的事業。其中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為佛教組織，如中國佛教會以及各地分會創辦的各種佛教刊物，如《佛教月報》、《佛學旬刊》、《佛化旬刊》、《佛學月刊》、《佛化策進會會刊》、《四川佛教月刊》、《佛教雜誌》、《北平佛教會月刊》、《山西佛教雜誌》、《中國佛教會公報》、《日華佛教》、《海潮音》等等。其二為一些居士組織創辦的佛教刊物，這些刊物在民國時期佔有一定的比重。如《覺社叢書》、《內學》、《佛音》、《大雲》、《新佛化旬刊》、《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化世界》、《佛光社社刊》、《仁智林叢刊》等等。

就出版的內容而言，也反映了佛教內部不同派別的想法和要求。在這些眾多的佛教出版物中，既有大德講經說法和古籍再印，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帶有研究性的佛學刊物。在眾多的刊物中仍推歷史悠久的《海潮音》為最。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佛教界組織中國佛教會的會刊。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百年來中國佛教和佛學研究的視窗與見證，因此要瞭解中國百年佛學發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視它，尤其是它在中國佛學發展的第一階段裏，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當我們要研究中國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會活動家釋太虛大師時，不能不翻閱《海潮音》，因為太虛大師的許多重要文章都刊登於此。此外有關佛教界中的佛學研究的主流之一，僧伽群體研究的成果與動態，特別是揭示當代佛教與現實問題的思考時，也不能離開它。與《海潮音》觀點相近的一些刊物，如《現代僧伽》、《現代佛教》、《人海燈》、《人間覺》、《覺津雜誌》、《華南覺音》、《佛化評論》、《覺音》、《獅子吼月刊》、《人間佛教月刊》、《大雄》（四川）、《中國佛教季刊》、

《中流月刊》、《人間佛教》（星州）、《大雄》（西安）、《大乘月刊》等，也不可小覷。這些刊物或是由太虛大師的學生，或是受其影響的人創辦的，於是圍繞太虛的影響，民國時期的確出現了一批主張改革佛教的刊物。像《人間覺》宣稱該刊以“新佛教運動”為口號，主張對現在的佛教進行改革。《新佛教》標以“本志以瞭解人生真義，建設新的佛教為宗旨”。《佛化策進會會刊》曰“以大乘佛教救世精神，宣傳佛法，普濟人類，使真自由、真平等、真極樂世界實現於人間社會”為宗旨。《現代佛教》強調“團結現代僧伽，住持現代佛教，建立現代佛學，化導現代社會”。《人海燈》認為“而在武昌則為武昌佛學院之太虛大師也，主張接近人群的、人間的佛教，主張十宗均平發展而不偏護的，主張農禪、工禪打破僧界的歷代的懶墮怪習的，主張僧人走到人世去利益社會人群的，主張由做人起至超人而至成佛的，這樣的新運動，舍目光如炬，見解超絕的太虛大師之外無人焉。”等等。

一九二四年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是我國最早的一份純佛學的學術刊物。它是在著名居士、學者歐陽竟無的領導下，以專門刊出純佛學理論的文章而名譽萬世。歐陽竟無在第一輯“敍言”中寫道：“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不如是而有學……天下有如是學，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發由乎人，不可以不審。”當代中國許多有成就的佛學家和學者，如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等人都在這裏發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以來最有價值、最精到的佛學刊物。如今這份刊物發表的文章已經被重複印刷和出版多次，舉凡收集本世紀最有價值的佛學成果，必離不開此刊。可惜的是此刊僅辦了四期以後就不再出版，此後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文章以《內院雜刊》的形式繼續出版。與《海潮音》相較，《內學》是由居士團體辦的，代表了中國居士佛學研究的最高水準，如要瞭解近代中國佛學的早期發展及其方向，瞭解中國居士佛學，可說離不開此刊。與此相應的還有一批精到的佛學研究期刊，如周叔迦居士領導的北平佛教會在北京創辦的《微妙聲》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學術性刊物，該刊第一期《弁言》談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願，鑽仰玄途。或則教義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陳弘獲之私。部類分居，纂撰所獲。月

一刊印，名《微妙聲》。”這份刊物邀請了當時著名的學者如湯用彤等人來主筆。一九三七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創辦了中國佛教學院的《佛學月刊》，這兩份可以代表當時中國北方佛學水準的刊物，與南方的《內學》遙相呼應。與《內學》一樣，兩刊也未能長期保持發行，《微妙聲》一共出版二卷九期，到一九四〇年停辦。《佛學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約五十期，到一九四四年為止。除了以上各刊外，據許國霖先生在《微妙聲》發表的《佛學論文索引》，經常刊登佛學文章的刊物，還有《現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人海燈》、《佛教評論》、《人間覺》、《四川佛教月刊》、《佛學半月刊》等。由學術界辦的刊物則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國學季刊》、《金陵學報》、《輔仁學報》、《燕京學報》、《東方雜誌》、《學衡》等經常刊登佛學文章。像陳垣先生的文章就刊在這些雜誌上。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前三四十年的佛學研究是異常活躍的，不管是佛教界還是學術界都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這一方面固然與近代佛教復興有關，另一方面又與學術界的重視有很重要的關係，許多學者，不管是從外國回來的，如湯用彤、陳寅恪等人，還是在國內一直從事講學、學術研究的人如陳垣等人，都對佛學發生過強烈的興趣，由是在教界與學界的共同努力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確確掀起一個佛學研究的高潮。

此外，在民國時期出版的佛教刊物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刊物是不屬於上述兩種形式的，系另外有自己個性的刊物。如《淨土宗月刊》以宣導西方淨土和紀念阿彌陀佛為宗旨。《佛光社社刊》是一本專門弘揚淨土法門的刊物。該刊刊出多篇印光法師的文章以及開示。《仁智林叢刊》是曹錕、吳佩孚等一些落魄軍閥辦的賦閑之刊，表達學佛心得。《楞嚴專刊》評論太虛的佛教主張，認為太虛的“佛的主義”仍然未得到大雄無畏，“還未敢勇猛精進”，所以他的主義仍然是“隔靴搔癢”。故該刊編者自認為，此刊“實行新佛化運動者不可不閱！宗教革命家不可不閱”。《佛學出版界》主要報導上海佛學書籍的出版情況。《佛教圖書館報告》可以瞭解北京市的佛教圖書和佛教界的情況。《蘇州覺社年刊》以依教修持，宏助佛化為宗旨。《雍和宮導觀所刊物》主要是為介紹雍和宮裏的文物而創辦的。《漢藏教理院立案文件彙編》是漢藏教理院申請成立時的立案文件匯總，裏面收入了有關教理院的各種文件，以及一些給當地政府的報告等等，對了解

漢藏教理院的成立有重要的價值。《四川佛教團體電請政府改定寺廟管理條例》是四川佛教界為了要求當時的國民政府收回寺廟管理條例而集文成冊的專刊。《密教講習錄》主要是為密宗作辯護，全面對太虛一系列的禪宗僧人對密宗問題議論的反駁，可以視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界與佛學界在宗派問題上的一次大爭論，也是觀點最為集中的一份刊物。《護院特刊》是一九三六年閩南佛學院學僧鬧學潮，最後發展成寺院與學僧之間的動手相爭，被打的學僧創辦了刊物，意欲通過此刊向社會說明真相。《佛教女眾專刊》是中國佛教一千八百年以來第一份女性佛教徒創辦的刊物，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開始。《羅漢菜》以提倡素食、宣傳因果報應為主，為當時發行量最大的佛教刊物之一。《陪都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紀念刊》是我國佛教界在抗戰時期留下的光輝紀錄，也是僧侶救護隊留下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有著重要的價值。

值得指出的是，除《海潮音》之外，其他各種刊物都未能長期堅持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但有兩個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個是人事和經濟上的原因。《內學》在第四輯《本院紀事》裏說：“本院法相大學特課，原在第二院開辦。

十六年（引者案，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軍隊駐入院內，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難。院務會議議決，到十六年暑假期滿二年，暫行停辦。其成績優秀之學子，分別留院工讀。同時第一院各部組織，亦因經濟關係，縮小辦理，問學部取消，研究部亦停頓。至十七年春，學友漸集，各種講習，積極進行，研究部頗復舊觀，惟大學特科以種種牽制，一時尚無續辦之望。”“本院校刻經論，歷年未輟。十六年三月以後，刻匠工價陡漲，條件繁苛，無法維持，遂告停頓。……”從上引文可以看出，導致《內學》停刊的原因，一是軍隊進院，造成“教授管理，均感困難”；二是“刻匠工價陡漲，條件繁苛，無法維持”，所以人事和經濟的原因，使得具有學究式的佛學研究不能正常地繼續進行，特別是“經濟關係”，使得這份飲譽國內外的佛學刊物不得不上自絕的道路。《微妙聲》、《佛學月刊》等，雖然沒有說到經濟的原因，但從出版週期越來越長，而且經常是以幾期合刊的形式，或者篇幅越來越小的情況來看，至少說明這些刊物已經到了難以支撐的地步。更多的刊物則是辦刊一二年即停刊。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局勢的關係。軍閥混戰，人心惶

軍隊的入侵，打亂了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顛沛流離，逃難遷徙，成為各階層人士的日常生活，在國破家亡的形勢下，即使有心從事佛學研究，亦無資料和正常的學術環境可言，所以更談不上出版的事情了。此兩大原因，使得已有的佛學研究大好形勢轉入了低潮，支那內學院被迫遷往四川江津，《海潮音》大量地壓縮篇幅，整個抗戰時期，其出版的總量，還抵不上正常時期時一年的出版量。另一份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也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停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中國佛教的活動中心在南方，尤以上海最為集中，佛學研究和刊物的出版，有了一定的新氣象。這一時期，比較有名的佛學刊物是《覺有情》、《弘化月刊》、《覺訓月刊》等。巨贊法師在廣西桂林創辦了《獅子吼月刊》。竺摩法師在香港和澳門兩地主編《覺音》月刊。這些刊物在當時起到過一定的影響，但是與前三十年相比，其內容更加關注現實，不像《內學》和《微妙聲》那樣更加注重歷史教義的考證與訓誥，像《獅子吼月刊》和《覺音》等刊，致力於宣傳抗日思想，對推進抗戰活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竺摩法師曾說：“今又承諸同志聘為本刊主編，實無兼顧之力，第念國難教難，雙重威逼，維護文字，發揚正義，亦為凡人應盡之天職，故不揣譴陋，毅然以赴。唯願各方大德師友，鑒察微誠，時加指教，以匡不逮，並錫〔賜〕鴻文，藉張法眼，則慧澤均沾，豈僅有光篇幅而已。”當時舉國上下關心的是未來中國的社會發展，遠離政治的純佛學研究，因而不能成為熱點。

抗戰結束後，中國社會又陷入內戰之中，佛學研究的環境並沒有馬上好轉。一九四五年二月王恩洋居士在四川創辦了東方文教研究院，發行《文教叢刊》。王恩洋在發刊詞中說：“今《文教叢刊》竟得於空前浩劫期中創刊出世，庶幾亦！先師（引者案：指歐陽竟無先生）悲學之意歟。”這份刊物的宗旨是發揚支那內學院的傳統，“以發揚我國固有學說及佛學，並融攝西方學說，以期改造人類文化為主旨。”除王恩洋先生外，學者呂澄、田光烈等人都在上面發表過佛學方面的文章。一九四七年八月出版第八期後，就沒再出版，一共存世兩年。一九四七年，北京佛教界曾經創辦了一個名為《世間解》的佛學刊物，上面刊出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這份刊物在兩年之後也停辦了。

總的來說，民國時期佛教刊物的出版，是千年來中國佛學史上從未有過的繁盛氣象，百余種刊物並立，形式多樣，為作者提供了可以發表研究心得的各種園地，把中國的佛學研究一下推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當然這些刊物都是屬於私人或隸屬於某個團體創辦的，編輯出版這些刊物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學者，因此它們對研究百年佛學學術史來說，既表現了一種特點，也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我們只要抓住這個特點，就很容易獲得研究的門徑。《海潮音》是研究太虛大師的主要資料。同樣，《內學》是研究支那內學院一系學者如歐陽竟無和早年的呂澄等人學術生涯的窗口。《威音》是研究顧淨緣居士佛學思想的根據。《獅子吼月刊》是研究巨贊法師中年生平思想的依據。《文教叢刊》是研究王恩洋先生中年佛學研究和思想的主要資料。《西北佛教週報》是瞭解在西北地方熱心傳教的心道法師的惟一的資料。《法海波瀾》主要以宣傳仁山為主，撰稿人均為仁山一脈的人士，為研究金山寺及其系統提供了一手的資料。此外，一些學術刊物則是我們尋找像梁啟超、湯用彤、陳寅恪等學者研究佛學的主要線索。

最後，翻閱民國時期的佛教刊物，感受最強烈的就是“佛化”兩字，許多刊物都以這兩個字作為自己的刊名，更多的刊物則強調“佛化”的重要性。如《佛化新青年》前身是《新佛化旬刊》（十二期），作者多為青年知識份子，故內容較為激烈，言辭較為清新，多指向佛教的弊病，同時也刊出了像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以及王恩洋等人的文章，欄目增設通論、專論、僧侶化、宗教化、教育化、哲學化、藝術化、經濟化、科學化、大同化、劫海春秋、社會調查、新群生活、譯叢、通訊、雜纂、短評、隨感、報告、附錄等。《佛化策進會會刊》宣稱要在社會上掀起革新佛教的新佛化運動。《佛教評論》以研究佛理，討論僧制，促成佛化，增進人類幸福為宗旨。《正信》漢口佛教正信會宣化團所辦，強調“本刊當本此旨，以求人類佛化，世界佛化。這是本刊今後的態度。”可以看出，當時的佛教界對佛教走向世間有多麼迫切的要求，也正是在這個要求下，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正在世界上發揮大國的作用。中國佛教界再次步入新途，走進了黃金時代。佛教作為一種文化的表現因素之一，必有其連續性，繼承與創新同時並進。我們今天站在更高的起點，重新審視以往，對前人所做的工作與成就更能有一番新的認識。

因為民國佛教是沿襲明清佛教而來的，而明清佛教又是當代佛教模式的源頭，所以研究民國佛教的重要性在於，既能對以往的明清佛教作一個回溯，又能對當代佛教的未來有一個清醒的借鑒。

我們推出《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一書，邀請國內外知名佛教學者組成強大的專家隊伍，充分調動全國各館藏以及部分民間收藏資源，歷時兩年，通過精心製作後，最終完成了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文獻的編輯與出版工作。該書收集了一百四十八種珍罕期刊，全編為二百〇九卷。其總量與歷代藏經集成相當。其中未見各著錄者有十七種，各館藏孤本二十九種。像《海潮音》、《威音》、《內學》、《微妙聲》、《世間解》、《獅子吼》等名刊皆以完整的面貌再現世人，實屬難能可貴。為了方便檢索並適用於不同的讀者群，本書還提供了篇名和作者名，分別以音序、首字筆劃的兩種索引，與總目錄合編成五卷。此書具備了佛教文化研究、版本收藏等多方面的價值。堪稱我國目前收集最完整的早期佛教期刊合集。可以認為，是當代佛教大藏經續編的一項重大的工程，其影響和價值不容忽視。

因緣殊勝，現在本書將面世各界人士。為佛教界和學術界的佛教文化建設事業增添了新的內容，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此書面世之後，我國新時代的佛教研究必將更加繁榮。

最後感謝為本書編纂作出過貢獻的各位專家學者和海內外人士的支持。

黃夏年

二〇〇六年八月 于北京

民國佛教期刊簡介^①



佛學叢報

(見第 1-4 卷)

1912 年 10 月創辦，綜合性月刊，主辦人狄楚青，編輯濮一乘，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中國最早的佛教刊物。創刊號《發刊詞》雲：“《佛學叢報》之刊，顧得而已歟。將以解無爲之謗，釋迷信之疑。編志獨取真詮，流布不同，世諦融通哲理，誘掖初機。默正人心，潛移劫運，促人類之進步，保世界之和平。分類十門，不敢略也。期月一冊，不敢濫也。”主要內容有學理、論說、圖像、傳記、文苑、問答、佛教新聞等，許多著名的佛教高僧與學者，如諦閑、黎端甫、蔡元培、歐陽竟無等人都在該刊發表過重要論著。烏目山僧在該刊撰出言辭激烈的文章，具有較強的學術性。而印光法師弘揚淨土法門的文章在該刊發表後，使上海佛教界深深嘆服，耳目爲之一新。日本人島地墨雷、生田得能合著的《三國佛教略史》（聽雲、海秋合譯）也在該刊連載。該刊專辟有文苑、雜俎、小說等欄目，爲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園地，此後其他佛教刊物紛紛仿效。太虛曾說“《佛學叢報》雖祇十二期，其質精量富，至今猶有可考之價值。”版式是書本式報紙 16 開本，每冊 180 頁。1914 年 7 月起擬改爲雙月刊，終因經費不足而停刊，共出 12 期。

佛教月報

(見第 5-6 卷 139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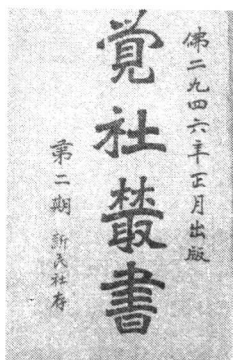
1913 年 4 月在上海創刊，中華佛教總會會刊，編輯部設在上海清涼寺。太虛任總編，清海任經理。主要內容有論說、學理、要聞、史傳、專件、藝林、叢錄等。太虛在



《佛教月報創刊紀念》中雲：“天下固有一霹靂一聲，震醒大多數人之耳目，復爲大多數人所嫉視，而退居于反動之地位，曇花泡影，轉瞬即滅，造其因而不必獲其果，至其功又畢世不可磨滅者，則佛教協進會是也。夫今日佛教總會所以得爲佛教之統一機關，支分部林立全國，發達之速，爲舉世人所駭異者，未始非協進會爲之反動力原動力之所致也……”

該刊創立後發表過太虛的《致私篇》、《宇宙真相》、《無神論》、《幻住室隨筆》等文章，闡述他的佛教改革主張。太虛在《無神論》一文中，提出了無神論宣言和宗教消亡的問題。無神論宣言的主要論點是：“無神即無造物主，亦無靈魂，而一切皆以無爲究竟也。”太虛後又根據這一思想，提出人生佛教。他主張佛教以人類爲中心，破除以迷信鬼神爲本的宗教，反對離開現實人生而侈談來世和超度亡靈，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獨樹一幟。《佛教月刊》出至第四期，因經費困難而停刊。

注：①此書所收錄民國佛教期刊爲 152 種。其中個別期刊之間聯系極爲密切，有的僅爲更名所致。已在簡介處說明，恕不贅述。



覺社叢書

(見第 6-7 卷)

1918 年夏，蔣雨岩、陳元白、黃葆蒼即大慈法師等在普陀聽太虛講佛學之後，邀至上海組織研究及宣傳佛學團體，以自覺覺他為義，名為覺社。各地社員之各務其真修實證，或掩室專修，或誓期親證，或參學于禪林，或深入于經藏，或和光同塵而宏攝受，或精勤盡瘁而事開建，或隨順逆緣而應機施法，或出凡聖躡而絕迹銷聲，要之、各個獨立向上發展，以踐行覺社社員規約之實而已矣。覺社創辦了佛教刊物—《覺社叢書》。該書最先刊行太虛所著的《道學論衡》及《楞嚴》、《攝論》二書。旋于十月出版《覺書》(即《覺社叢書》第一期)，曾著有出版《宣言》，這可視為太虛領導 17 年來的佛教運動出發點之一。此外還有覺社叢書選本。

覺社社刊為季刊。上海覺社出版，中華書局印刷所印，并代發行。主編太虛。其宗旨是：“內鑄佛學真義，外融新學思潮，倡導整理僧制，軌正謬說邪論，護持大教，鼓吹僧學，以期建立人間佛教，覺導群倫。”主要内容有宗論、釋義、評議、小說、文辭、詩歌、答問、錄事、雅言等。該刊比較開放，儒釋道幾家皆可議論，反映出時代的思潮，例如太虛的《整理僧伽制度論》即發表在該刊上。他在此文中指出：中國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襲叢林古制，僧眾熱衷于趕經懺、超度亡靈，品質低劣，思想僵化。那些護法的居士們，除了造廟修塔、求感應、祈保佑外，沒有什麼作為。這樣老態龍鐘的佛教，怎能立足于現代社會？太虛有鑒于此，提倡革新。其中最突出的是主張政教分立，由僧伽建立自己統一的僧團。此文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日本學者還將此文譯成日文出版。1919 年 10 月，《覺社叢書》出至第 5 期停刊。19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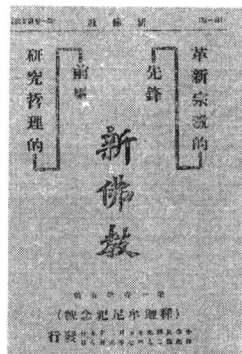
1 月，改名為《海潮音》月刊，延續至今。

新佛教

(見第 7 卷)

1920 年 3 月 5 日由寧波白衣寺新佛教社編輯出版。創刊號標以“本志以了解人生真義，建設新的佛教為宗旨”，內容有宣言、評論、專論、法師講

壇、研究、主張、新詩、文選、廣長舌、我即如是錄，後來又增加了特論一欄。在第一卷第五號封面上打出“革新宗教的先鋒，研究哲理的先驅”，可見該刊的風格。并在第五號之後，與《人學》合并為一刊，前面刊新佛教社的內容，後面三頁刊《人學》的內容。該刊的作者主要是一些持宗教改革觀點的人，刊出的文章有很多與議論當前佛教現狀有關，同時也有介紹域外佛教徒態度的專文，如曾經刊出《朝鮮佛教徒之宣言》之文。該刊還組織過專號，何時停刊，待考。



佛學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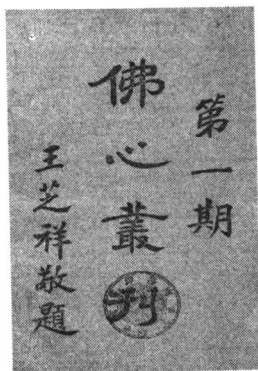
(見第 7-8 卷)

1922 年創辦。四川成都《佛學旬刊》社編輯。審定劉離明，編輯謝知周，發行朱幸覺，收支黃鏡波，成都昭忠祠街聚昌公司印刷。此刊因是“旬刊”，故文章不

長，每期 20 頁。主要刊登與四川佛教有關的文章，很多是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從中可以了解當時四川和重慶佛教的情況，如，在該刊登出的四川佛學院的建立與設置文件全文。此外，也有一些專稿，皆為著名的法師（如圓瑛）的演講稿。到



1933年1月24日，該刊還在出版，至少出版73期。



佛心叢刊

(見第8卷)

1922年1月5日創刊，佛心會創辦，為該會的機關刊。雙月刊。以刊載佛學文章為其特色。內容共分十六門，即一圖畫、二理論、三專著、四遺著、五注釋、

六纂集、七歷史、八傳記、九融通、十文苑、十一專件、十二紀事、十三通訊、十四答問、十五談叢、十六小說。經理釋現明、胡默青，編輯姚妙明，北京大學出版部印刷，北京西四廣濟寺發行。佛心會“依佛發心共體，心佛不二之義”得名，是“依佛發心信士組織成立”，總部設在北京廣濟寺。發起人為太虛、諦閑、貫如、悟然、道階、覺先、寶一、昌雲、全朗、範如、純山、大勇、慶圓、現明、王芝祥、蔡元培、蔣維喬等人。創刊後曾刊出太虛的《佛乘宗要論》、《楊仁山居士事略》、八指頭陀的語錄、詩文，懺華、大圓等著名佛教學者的文章，居士弘願與僧人大勇之間的學術爭論等，以及日本學者崛謙德原著的《印度佛教史》譯著。除了宣講教義之外，還着重于念佛，專門刊出過《北京念佛會章程》，反映了北京地區佛教界的情況。

內學

(見第8-10卷)

1923年由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是在著名居士、學者歐陽竟無的領導下，以專門刊出純佛學理論的文章而名譽萬世的



年刊，是我國最早的一份純佛學的學術刊物。歐陽竟無在第一輯《叙言》中寫道：“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不如是而有學……天下有如是學，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者事在一己，如量者發由乎人，不可以不審。”當代中國許多有成就的佛學家和學者，如歐陽竟無、呂澄、王恩洋、湯用彤、蒙文通等人都在這裏發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視為20世紀以來最有價值、最精到的佛學刊物。舉凡收集本世紀最有價值的佛學成果，必離不開此刊。太虛認為，《內學》取材之精審者超過了《海潮音》，因之與《海潮音》并行。《內學》是居士團體辦的，代表了中國居士佛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值得指出的是，該刊于1923年出版了第一輯之後，又于1924年重新出版了第一輯，編者對此曾經專門強調：“本刊因出版延期，加入同人新稿，重為編輯，致與略定目次略有不符，幸讀者諒之。”因此該刊有兩個第一輯，而且內容大部分重復，第二版的第一輯比第一版的第一輯增收幾篇文章而已。1925年出版第二輯，1926年出版第三輯，1928年出版第四輯，是為1927、1928兩年合刊，之後不再出版，改為《內院雜刊》形式，不定期出版。《內學》之所以不能堅持出版，有兩個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一是軍隊進院，造成“教授管理，均感困難”；二是“刻匠價陡漲，條件繁苛，無法維持”，由于人事和經濟的原因，使得佛學研究不能正常地繼續進行，特別是“經濟關係”，使得這份飲譽國內外的佛學刊物不得不走上自絕的道路。

大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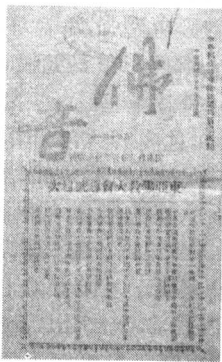
(見第11卷 137卷
138卷 139卷)

1924年6月創刊。紹興大雲佛學社主辦。編輯駱季



和。社址紹興城區儀翔弄。刊名取“夫大雲者，乃贊美觀自在菩薩大慈悲之力用”之意。宗旨為“本我佛大慈普渡之旨，專發揮解決世出世法重要問題、與改進家國、及弘揚佛化、普利人群各主義”。內容包括佛學經論、各宗要義、現世因果、近賢修證、佛理研究，以及衛生健康、調護病和防疫諸法，并載慈善團體或個人有關佛化的巨函往還、佛學活動動態、佛教勝地游記、佛學研究心得和本社紀事等。欄目有論說、著述、文苑、事紀、宏護、融通、慈濟、衛生、評議、通訊、雜纂及附錄等。

刊物32開，印刷較精美，紹興印刷局印刷。分售處紹興墨潤堂書局。發行國內及日本。出刊頭兩年（即66期前）為旬刊。1926年5月起改為月刊。終刊時間不詳。



佛音

（見第11卷145卷）

20世紀二十年代是中國佛教新運動的黃金年代，不僅有各式佛教刊物、雜誌出版，還有不少佛學團體或組織成立，在宣揚、推動佛教革新，進而希圖以此“佛化世界”，拯救人類生存，免于“浩劫”。“佛化新青年會”就是其中頗為重要的組織，它是由張宗載、寧達蘊等人于二十年代初組織創辦的。

《佛音》1924年2月創刊，由閩南佛化新青年會出版。此刊與《新佛化旬刊》《佛化新青年》等一脉相承。該刊第三年第一期為“東亞佛教大會專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東亞佛教大會的盛況。“東亞佛教大會”是太虛法師倡導召開，并率佛教代表團出席，會議地點為日本東京。第三年第四期刊載有靜觀《中華全國佛化新青年會小史》一文，對於研究佛化新青年會的歷史極有價值。從中大略可以看出，張、寧等人創立的“佛化新青年會”在不到三年

的時間內，已有信徒三四千人，其發展可謂快速。這從整體上反映出：在知識青年社群中，當時中國境內佛化新青年會的組織和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這與傳統的出家或在家團體的新佛教青年運動迥然不同。

新佛化旬刊

（見第11卷）

1922年9月，寧達蘊、張宗載在北京成立“北平平民大學新佛化青年團”，發起“新佛教青年會”，編輯發行《新佛化旬刊》。該刊共出12期。

前十期為單張小報，自第11期開始改張成冊。該刊刊出的“本刊八大使命”，其一曰：“鏟除舊佛徒的腐污，刷新佛化的真面目，使冥想離世的淨土，化變成在世間可能的新新社會。”其二曰“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學西學的迷信，使有志和我們携手同做這種工作的人得着一條極平穩安靜的覺路，走入這可能可見無煩無惱的極樂世界。”

該刊辟有圖畫、論說、著述、通訊、文苑等欄目，尤為值得一提的，該刊拿出相當的篇幅介紹醫學知識，這在民國時期的佛教期刊中是極少見的。該刊的主筆多為青年人，自覺將對時弊的革除視為己任，因此大膽放言、常有驚世之語。

寧達蘊、張宗載等奉太虛為導師。1923年，太虛將“新佛教青年會”改稱為“佛化新青年會”。令寧、張推行佛化青年運動，編輯《佛化新青年》，以“農禪工禪”“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為號召，一本太虛“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而推行之。《新佛化旬刊》也隨着寧、張的南下（漢口）而告停。

佛光（見第12卷）

1923年3月2日創刊，揚州長生寺華嚴木學院編輯出版發行，寧波華升印刷局印刷兼發行。印光法師序雲：“維揚長生寺

